

類
林
雜
說

二

蘇子瞻
如學

PDG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八

平陽王朋壽編

別味篇第四十五

神農淮南子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皮時多疾病
下嘗百草之神農乃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所宜燥溼高
令民知所避就一味水泉之甘苦荀勗晉荀勗字公曹潁
進飲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師曠晉平
帝遣人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此勞薪為易牙齊桓公大
人爲大夫公食以問曠曠曰此勞薪為易牙齊桓公大
褻公問宰人宰人曰用故車腳為薪耳易牙齊桓公大
二水爲食牙亦知二水之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子也爲
味桓公不信數試如驗也符朗青州刺史食鵝知其毛
色後晉伐青州朗降於晉朗既至楊都時會稽王司馬
道具設江左珍羞與朗坐客高會因問朗曰關中美味
孰若此朗曰但怪此味生鹹耳

贊曰 草木臭味 紛然萬殊 錯雜閒處

孰能分區 神農至聖 生民是虞

辨其良苦 較彼錙銖 以利於病

捐病保軀 易牙符朗 或期繼諸

豪富篇第四十六

郭況 王太子年拾遺郭況光武皇后之弟累金數億家僮
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銀之聲多也臺榭懸朗
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視之如月語曰洛陽多錢
郭氏室夜月晝星富无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
京謂郭家瓊廚金穴况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
不干世事爲一 范蠡 越范蠡爲相日致千金家童閑算
時之智者也 范蠡 術者萬人以四海難得之貨充盈
於越都爲器銅鐵積如山皋或藏之 王元寶 唐王元
井謂之寶井富盛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王元寶 寶極富
而不學嘗大會賓客或謂曰昨日必多佳客元寶曰但
費錦纏頭耳立宗一日問元寶曰聞卿多絹比朕南山
之木孰多元寶曰若每樹挂一寶曰聞卿多絹比朕南山
纖則陛下之木有盡臣給无窮 甘寧 性奢侈以錦綵維

舟去則棄之孫權曰曹公有周華嘖嘖千寶搜神記曰周
張遼孤有與霸足以相敵周華嘖嘖千寶搜神記曰周
夫婦夜耕因臥夢天帝過而憐之敕外有所給與司錄
案籍曰此八相貧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千萬然
今車子未生請與之天公歐明客道經彭澤湖每以珍
日善自是遂富累千萬歐明客道經彭澤湖每以珍
寶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
上多風塵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无怖青洪君
與遙見有禮故要君必有厚遺然勿取但求如願耳明
見青洪君問所須明曰欲求如願於是呼如願使同
明去如願者青洪君侍婢也明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梁冀字伯車安定人後漢桓帝時爲大將軍冀女爲皇
入府庫遂減半年租稅石崇字季倫晉河內人也晉惠
潤及天下百姓者也石崇字季倫晉河內人也晉惠
終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曰此兒富貴他自能得後爲
荆州刺史略遠使商賈富不貲有別館在洛陽金谷一
名梓澤後得尉與潘岳諡廣成君每出崇車路
崇望塵而拜財產盈積室宇宏麗後房數百侍女皆曳
紈繡與晉惠帝舅王愷及羊琇以奢靡相尚愷以精沃
金崇以蠟代薪愷以紫絲步障布四十里崇以錦步障

布五十里愷以赤石脂塗屋崇以椒塗之帝助愷珊瑚
樹高三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眾矣惠帝知富无以誇
有外國進火浣布天下更无帝乃爲私服幸崇家崇有
家人之輩五十人皆衣火浣布祇承帝乃慙之崇廁
屋內置侍婢十人衣以紈素並以香囊錦袋盛香崇大
會賓客有侍中劉寔見廁內燦爛所逼不出謂崇曰誤入公
室矣崇曰廁也寔更往見廁內婢所燦爛所逼不出謂崇曰誤入公
作小豆粥咄嗟立辦冬日得韭齏愷出遊爭入洛陽爲客
牛如飛愷絕不及愷辦貨崇帳下問所以云預作熟豆客
來作白粥投之韭根雜麥苗耳牛奔如飛由馭者逐之
愷從此遂爭長焉及賈謐誅免崇官時趙王倫與崇甥
歐陽建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且豔又善吹笛孫秀
使人求之崇處金谷別館方登樂臺使者告崇崇乃悉
出侍女任意所擇使者曰命取綠珠於是崇怒曰綠珠
是我之所愛不可得也孫秀怒勸倫誅崇崇正宴樓上
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爲爾得罪矣綠珠曰當效死
于君前遂自投樓下而死及車載崇于東市歎曰奴輩
利吾家財使者曰知財爲害何不早散遂被害崇家稻
禾在地化爲螺人以爲族滅之應水磴三十餘所蒼頭
奴八百人珍寶田地宅莫究其數崇乃與潘岳同日斬
于市岳謂崇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崇曰殺士滿溝

壑餘塵來及羊琇字雅舒太山人晉時爲散騎侍郎家
人出晉書貴瑋作獸炭尹吉甫周之上卿也家大富食
時洛陽炭貴瑋作獸炭尹吉甫周之上卿也家大富食
燃之崇因見而效之既食訖失三十人乃曾遭飢餓鼎
鑊作粥鳴聞聲數里既食訖失三十人乃曾遭飢餓鼎
覺之見在鑊中齧取焦粥事出周書乃卓王孫蜀郡
累千金前漢武帝令王吉與司馬相如交相如每稱疾
不見王孫曰聞今有重客遂設酒請往請相如并王吉
吉先至王孫座多豪客請進琴相如相如撫琴音調文
在舍王孫聽之其夜遂奔相如相如資巨萬陽令家
君文君於是聽之其夜遂奔相如相如資巨萬陽令家
以車馬奴婢數百人裸其形使之進酒此何曾字穎孝
與客飲侍婢數百人裸其形使之進酒此何曾字穎孝
卽殷紂糟粕之戲也後漢人言出論衡此何曾字穎孝
晉時爲司隸校尉日食萬錢猶言無下筯處蒸餅不坏
十字不食有二子遵邵卒太僕卿有下筯處蒸餅不坏
爲侍中庶子一日之供以寡婦清漢書蜀寡婦清機羨邵
錢一萬爲限綏官至侍中寡婦清漢書蜀寡婦清機羨邵
巨富能以王戎算金玉恆如不足世以此譏之
身衛財王戎算金玉恆如不足世以此譏之

贊曰 富贍於財 常人所欲 得之以道

斯爲厚福 賢者處之 施惠是勛

愚夫靳之 適招禍辱 盈溢筐箱

貯儲金玉 兼濟以仁 庶無傾覆

貧窶篇第四十七

羅友曰世說羅友貧乞祿於桓溫曰昨中路見一鬼揶揄
憐之以友爲劉伯龍什百之利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營
襄陽太守爲劉伯龍什百之利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營
伯龍歎曰貧乃榮啟期孔子見宋人榮啟期年老體无
爲鬼所笑遂止榮啟期完衣而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
生何樂對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得爲
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吾二樂也命
有天殤吾既老矣是吾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也
終吾處常待終又何憂焉孔子曰先生能自寬者也
張儀史記張儀說於諸侯走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咸
乃釋之意儀歸其婦嘻曰不說相君璧者乃答掠數百不服
儀曰汝視吾舌在否妻笑曰在耳儀曰足矣原憲弟子

傳原憲在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
過謝原憲憲捉敝衣冠貌有饑色出見子貢子貢曰先
生病邪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
憲貧也非病也子貢大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
周曄周時人極貧夫婦二人常在田野夜鋤天帝憐之
富也今來張車子錢數萬其司命曰此人未生甚閒且
借之可乎
天帝曰善司命之救所因借其錢曄於是日漸家富得
十餘年忽有一婦人寄宿於車坊因產一子曄見之問
其夫主姓婦人答曰夫姓張此子車坊中一子與名車
曄意甚惡之因此後阮咸字仲容陳留人時俗七月
家道日衰還復如故乃脫犢鼻布褌以裳咸宗族於庭
羅列衣物咸貧無物故脫犢鼻布褌以俗范丹字史雲陳
竹竿頭挂之貧人問其故答曰未嘗能免俗
郡尹包為友俱貧每出傳一單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
衣包年長先走迴即脫與丹也
卓王孫女文君所奔遂為夫妻相如家貧遂與臨邛沽
酒常灑婦身著犢鼻褌於市中使文君當壚而坐卓氏
之族謂王孫曰相如雖貧當有大夫使君當壚而坐卓氏
王孫遂減半財與相如仕漢官至中郎將出前漢書而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後漢時為司徒鮑石
王良以事往東海良因遣通書送良家良居三公之位

而家甚貧及司徒使至東海往詣良家見良妻身著布裙從田曳柴而歸使不識之謂曰我司徒使故來通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孫晨郡功曹冬日无被唯有藁草也使大驚出漢書孫晨郡功曹冬日无被唯有藁草也一束夜臥其中曉即衣之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後漢時人出三輔決錄魏文帝時爲尙書清貧妻不免飢寒織荆顏子一簞食云云

贊曰 士有志節 安於清貧 不爲苟得

仁義是親 鹿裘帶索 釜魚甌塵

桑樞貧牖 灌園負薪 守死善道

不妄求伸 飲水啜菽 以樂天真

貧達篇第四十八

子路

家語仲由字子路魯人孔子弟子孔子稱之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嘗自負米以養親

食藜藿以充腸後游楚國司馬相如前漢司馬相如字遂爲楚上卿食祿萬鍾矣

能文章楊得意直宿夜誦相如所爲子虛賦武帝聞之
曰朕恨不與此人同時得意奏曰臣故使人司馬相如之
所作也帝卽令召之既見帝以爲卿銜命使蜀至太公
蜀部使者太守郊迎縣令尉負弩前驅時人榮之太公
姓姜字子牙東海人年十八娶馬氏前爲妻太公但讀書
不事產業甚貧妻馬氏見其如此求去太公避之隱市
賣漿值天大涼改販麴又值大風起遂屠牛又值天大
熱凡往不遇遂改向渭水釣魚年八十值周文王出獵
文王問曰君既老年有妻子而獨在此釣魚公曰不憂
年老無子唯憂天下無主虐文王曰紂有文王知其賢與
太公曰人以主養民紂爲淫虐王曰紂之天下封太公爲
載而歸以師事之文王崩武王伐紂定天下封太公爲
齊侯太公適齊於路見婦人號泣公問曰怪而問之婦人曰
妾聞前夫封侯故追悔而泣太公問曰前夫是誰婦人曰
曰姓姜字子牙公曰我是也婦人喜再拜欲求再合公
曰可取一盆水傾於地令婦人收水唯得少泥公乃作
詩以語之曰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解愁若言離更
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解愁若言離更韓信
淮陰人也少時至貧曾於市中盜賣食羹被其主捉得
苦辱之令信從跨下往過而後歸項羽不信爲楚王信取
漢因蕭何用之爲大將軍漢定天下封信爲楚王信取
賣食者別其兩足初信乞食漂母母與之食信既爲楚

王漂母報樊噲祖與項羽鴻門之會時賴噲身得免于
以百金卽位封噲公孫弘四十始學春秋武帝詔天
難高祖卽位前漢公孫弘四十始學春秋武帝詔天
爲武陽侯出前漢公孫弘四十始學春秋武帝詔天
下舉賢良文學之士淄川一郡解上弘到長安對策
第一武帝善之拜爲中郎遷御史大夫經月餘遷丞相
出前王章字文卿太山人也家貧寄止人舍盜主人牛
漢書王章衣臥主人答之章後就學京師見大將軍王
鳳鳳遂薦之官至司隸校尉遷京兆尹坐贓下獄妻謂
章曰君不憶牛衣中時邪今得富貴奈何以物累身哉
章不曰獄官每夜打鼓點四章女年十二謂曰我父已
死母曰何死以知之夜打鼓點四章女年十二謂曰我
是以知其死前漢寧戚衛人也欲仕齊家貧無以自資
是章果死見前漢寧戚衛人也欲仕齊家貧無以自資
視牛望見桓公乃叩牛角而誦桓公見之撫掌曰異哉
飯牛乃非常人也命管仲迎之遂舉大臣之撫掌曰異哉
此人乃非常人也命管仲迎之遂舉大臣之撫掌曰異哉
卿後遷丞陶侃字士衡丹陽人也鄱陽孝廉范逵宿侃
相列士傳侃舍侃家貧母爲截髮爲髮待之無薪伐
屋柱炊飯斬薦以供馬達感之乃爲侃立聲石勒字季
譽於是顯名侃仕至大闕晉時人出語林聲石勒字季
上黨武鄉人也晉惠帝元康年中出語林聲石勒字季
乏不能自濟遂與汲桑謀計令汲桑與勒作奴主賣與

平原師權家兩相存命令勒田中耕隴上常聞鼓角鞞
鐸之聲後歸勒鄉里乃共劉泉起兵逼洛陽晉帝南遷
乃稱天子國號趙都襄國城去鄴城一百八十里勒
遂封汲桑爲大將軍勒死號趙武帝勒無子弟虎代立
遷都於鄴城鄴中記云勒與師權家傭王猛字景略洛
耕或云上黨郭季子家奴未知孰是王猛字景略洛
陽人家貧織蠶以給衣食後入嵩山師隱居有道之士
數年出山一見符堅大奇之堅建號以猛爲相聲譽甚
矣

贊曰 貧而有志 其久必通 務修天爵

人爵斯從 飲牛寧戚 潛漁太公

或以道舉 或以才庸 觀其大器

豈能終窮 養斯氣識 毋辭屢空

攻書篇第四十九

智永

李尙書故實云智永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書後
有禿筆頭十八登人來覓字者如市所居戶限爲

之穿穴乃以鐵葉張旭唐書張旭吳郡人官至右率府
裏之謂之鐵門限其意又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
與擔夫爭路而得其意以頭搥墨水中天呼為張顛
神飲輒草書揮筆大則以詞章知名好古博雅尤工隸
其書為辟稷唐書薛稷以詞章知名好古博雅尤工隸
草聖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
宗其書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相魏徵當國圖籍多有虞
褚舊迹銳精模倣筆態適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
采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文學稷於是時見招引除太
子少保睿宗嘗召稷入宮中參決庶政恩遇莫比後竇
懷貞伏誅稷以王右軍晉王羲之善書為古今之冠稱
知其謀死獄中王右軍其筆勢以為飄若游雲矯若飛
龍杜度字伯慶京兆人善草書故千字程邈字元令下
皇時犯罪繫獄改古篆為今草書也張芝字伯英安平
皇始皇善之而赦其罪故曰隸書也張芝字伯英安平
池學書池水乃黑寸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善楷書後漢
紙不遺世謂草聖也靈帝時太學中立石五經即
邕之書今洛陽其韋誕字仲將學書日家之素帛必先
石經之文見存焉書而後練數十年閒遂大能書
晉帝造凌雲閣令誕書之而人誤先釘其牌於上誕乃
乘飛梯題之及畢鬚鬢皓然遂戒其子孫不令學書至

能師宜官

平原人善書大字或方一丈小字一寸嘗詣

也盈門不能得見乃云輪十文方與之看計倉頡黃帝時

還酒錢已足遂拭去之後漢獻帝時人也倉頡人觀鳥

跡以造文字鬼遂夜哭黃帝時白日龍見帝亦乘龍遊

行及倉頡造書龍皆潛藏或白日上天而去以有文字

恐人書畫之而鬼哭龍藏也史籀周宣王史官也改古

倉頡所造書即古文篆是也史籀文為大篆今篆書是

也崔寔

字子直涿郡安平人也善草書後漢桓帝時遷

不暇篆錄梁鵠

字元鴻安定人也善書漢鍾繇字元常

因為草書靈帝時官至吏部尚書

武人也善篆楷書亦采蔡邕之法以為八分陳太尉碑

蔡邕為文元嘗書之此碑文字最工妙魏武帝時為太

尉胡昭字孔明潁川人與繇同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

獻之字子敬尤能骨法與父書不羊忻

字太山人善篆書子

同官至右軍將軍晉中興時人

之際書諸葛長民琅邪人也善八分真李斯上蔡人秦

勢遠布諸葛長民

書官至豫州刺史李斯皇時為丞

相改史籀大篆為小篆始皇時上會稽山乃敕李斯

勒石紀功若曰盡得天下乃李斯之書今猶存焉

欣晉書羊欣幼而聰悟年十二王獻之過其家欣方畫
自是書法愈進矣睡獻之取篆書欣所著白練裙數幅欣後覺而見之

贊曰 上古之際 書畫淳龐 篆隸鍾鼎

鳥跡雲章 逸爲真草 龍騰鳳翔

名家擅世 星仰鍾王 書林楷式

翰苑維綱 標表不朽 金石傳芳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八

作不可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夫子我忍以夫子之道反害之他尹公之他學
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注云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瘳疾也端人用心不
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庾公之斯至尹公之
孺子所言孟子是道以明羿之罪使得如孺子得尹公之
他教之何由曹彰拾遺云魏任城王彰武帝少而剛
有逢蒙之禍曹彰毅時樂浪獻虎以鐵爲檻彰曳其尾
虎弭耳無聲南越獻象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甘蠅飛
能擊劍百步中髻髮又善於左右射發無不中甘蠅飛
衛相射而矢盡乃扶棘相刺既不相殺蠅因相逢於道引矢
云蠅教衛射而矢盡乃扶棘相刺既不相殺蠅因相逢於道引矢
乃齧得箭鏃反射衛衛遶樹而走其箭亦遶樹而射也
鴻超之弓綦衛之箭射其日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矢
墮地而塵不揚養叔百發百中楚人去楊樹百步射楊葉
盡矢之勢也
箭莫能中王命由基基撫弓弦猿乃婁煩漢初人善射
抱樹而嘯恭王謂由基之射神射也
羽弓發箭欲到項羽怒目叱箭
乃墮地煩倒地失弓良久乃蘇
李廣手隴西成紀人其